

开国将领丛书



贺敏学的 风雨人生

钟兆云 著

作为贺子珍的胞兄，虽然身份特殊，却屡被牵累；
贺敏学顾大局，识大体，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开国将领丛书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贝敏学的风雨人生

钟兆云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贺敏学的风雨人生 / 钟兆云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203-09238-4

I. ①贺… II. ①钟… III. ①贺敏学 (1904~1988)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916 号

贺敏学的风雨人生

著 者: 钟兆云

策 划: 吕绘元

责任编辑: 吕绘元

特约编辑: 陈 洋

装帧设计: 谢 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1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44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238-4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录

MULU

第一章 赣水苍茫 /001

- 恰同学少年 / 001
- “惹是生非”的“二金仔” / 006
- 十头牛也拉不回 / 011
- 被毛泽东称道的永新暴动 / 015

第二章 井冈帜赤 /021

- 井冈山的“山大王” / 021
- 为毛泽东穿针引线 / 024
- 奉命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 / 033
- 打垮“两只羊” / 039
- 保卫黄洋界 / 051
- 亲痛仇快的边界恩怨 / 056

第三章 沙场驰骋 /067

- 一年中三次负伤 / 067
- 猝然爆发的富田事变 / 072
- 血与火淬炼出的劲旅 / 080



受毛泽东牵累被释兵权 / 086

第四章 留守苏区 /092

突围舍命蹚血路 / 092

长岭会议吃了定心丸 / 098

临危受命稳人心 / 102

生死关头识奸计 / 107

智脱敌手恢复清白 / 112

第五章 抗战烽火 /118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 118

收获迟到的爱情 / 128

两手都硬的联抗参谋长 / 130

不辱使命的铁汉 / 138

被翻开的陈年旧账 / 145

天目山打出了威名 / 150

远征山东出谋划策 / 158

第六章 解放战场 /173

不痛快的消耗战 / 173

豫东战役扭转局势 / 186

淮海战役创下战斗范例 / 192

导演一出“渡江侦察记” / 200

电影《战上海》的台前幕后 / 206

兄妹相聚亦喜亦忧 / 213

第七章 新的使命 /221

- 投身华东防空 / 221
- 开创上海建筑业的元老 / 226
- 被毛泽东赞为“三个第一” / 232
- 率十万“杂牌军”奔赴大西北 / 237
- 深入基层的“国舅” / 244
- 赴京履新转任闽省 / 247

第八章 建设福建 /256

- 为福建解燃眉之急 / 256
- 搞基本建设不能近视眼 / 263
- 省长的心中装着百姓 / 267

第九章 坦荡人生 /274

- 坐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 / 274
- 舍命保叶飞 / 283
- 守得云开见月明 / 290

第十章 烈士高风 /302

- 迎来政治生命的春天 / 302
- 与赖少其的不解之缘 / 313
- 泪别胞妹贺子珍 / 316
- 剪不断的故园路慈母情 / 318
- 魂归井冈山 / 324

- 后 记 / 330

第一章 赣水苍茫

恰同学少年

江西多水,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潭星罗棋布。名者自彰,无名者自落寞无人识,小小的忠义潭却似乎注定不会寂寞。

忠义潭位于永新县城西五里皂旗山与双乳峰之间,何时成潭已无从考究。南宋末年,元军南犯,永新失陷,黎民惨遭荼毒。彭震龙愤而聚集抗元义军数千人攻克永新城,但复遭元军重兵围剿,义军寡不敌众,退至城西皂旗山至陂下渡口一带峡谷中。义军死战不得脱,忠义不降敌,众皆抱石沉潭。彭震龙是文天祥的妹夫,及其身死,文天祥作《挽彭司令震龙》诗以祭:

堂上会亲戚,可怜马上郎。

呻吟更流血,干戈浩茫茫。

为悼念这些忠烈殉国的忠义之士,当地人将他们殉节之潭称为忠义潭,并在潭边建一忠义祠,于祠堂壁书上文天祥的那首挽诗。到明朝,永新籍大学士、诗人解缙就此事吟出另一首悲凉壮烈的七言绝句:



宛宛禾川绿绕城，东风吹得晚云腥。

休将铁笛吹山月，怕有蛟龙听得惊。

几百年来，四乡百姓逢年过节都要盛备香烛，携带供品，纷纷前来忠义潭致祭。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两位青年香客又一次结伴来到忠义潭边。他们来此，既缅怀忠魂，又游泳解暑。及金乌西坠，他们才肩披红霞而归。年长的说：“文天祥说得真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敏学弟，人生苦短，死后能受人香火，倒也不枉来世一遭。”年纪小的说：“选三大哥，我们就去当水泊梁山的英雄。”年长的沉吟片刻，才缓缓道：“当英雄固然是好，只不过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忠义潭的英雄如此，梁山泊的英雄亦如此！”

两人中，年纪小的叫贺敏学，年长者为后来被称为井冈山“山大王”的袁文才，选三为其另名。他们是永新禾川中学的同班同学，但年龄相差六岁，袁文才生于1898年，贺敏学则生于1904年。

两人能成为朋友，有件不得不说的。有次县城舞龙，几个富家子弟故意将烟花爆竹扔到一群女孩子中间炸开，吓得女孩子们花容失色，这些富家子弟却开心大笑。贺敏学看在眼里，怒从心起，喝令他们住手。这帮人仍嘻嘻哈哈，照扔不误，为首的一个还威胁贺敏学少管闲事。贺敏学虽只有十六七岁，却长得人高马大，更兼秉性豪爽，爱打抱不平，哪容得下他们胡作非为。他一时热血上涌，抓住为首者的前襟，一拳猛揍过去。对方仗着人多势众，欲行逞凶。贺敏学以一敌众，丝毫不惧。正好也在现场的袁文才担心贺敏学吃亏，急忙上前相助，直打得这帮人落荒而逃。

贺敏学这一拳，让袁文才刮目相看，称之为“拳打镇关西”。这一称谓让从小爱看《水浒传》的贺敏学惊问道：“你也看过《水浒传》？”袁文才哈哈一笑：“岂止看过，有些篇章还能背呢！”

袁文才家住永新邻县宁冈茅坪乡，因系客籍人，深受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欺压，袁文才的新婚妻子就是遭豪强凌辱后自尽的。袁文才在妻亡后勤奋苦读，考取永新禾川中学，他求知心切，用功读书，渴望学有所成。在他眼里，贺敏学不甚喜欢读书，又是富裕人家的子弟，与他不是同一阶层的人，所以课外并

无甚来往。而在贺敏学眼里，袁文才是班上年龄较大的同学，平时少言寡语，只是埋头读书。真所谓不打不相识，这一场打抱不平下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永新县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北麓，春秋属吴越，战国为楚疆，故自古就有“吴头楚尾”之称，至三国吴时正式设县。永新县城内几条街道纵横交错，路面全由大小相仿的鹅卵石铺就，街上各式各样的店面鳞次栉比，大都有个突出街面的骑楼，形成典型的南国城镇特色。

贺敏学和袁文才走在窄窄的石子路上，径直往海天春店铺走去。海天春在这一带颇有些名气，店面虽有些破旧，店里却收拾得窗明几净。因得地利之便，海天春的生意倒也过得去。

海天春为贺敏学父母所开，家也安在茶馆里。一进家门，母亲温吐秀便关切地问儿子有没有惹事。温吐秀祖籍广东梅县，家境也还殷实，小时便由父亲教她识文断字，后来还进了学堂。她长得端庄秀丽，可谓大家闺秀，却能在贺焕文丧偶后甘当填房，足见其开明。像传统的客家妇女一样，为人妇后的她，相夫教子，把贺焕文与前妻欧阳氏所生儿子贺敏萱视为己出。贺敏学曾这样评价母亲：“当我与弟妹小的时候，完全由她教认单字，性情颇温和，治理家务井井有条，人皆称其为贤妻良母。”

在贺敏学之前，贺焕文、温吐秀夫妇还有个儿子，但一出世便过继给了人家。贺敏学因此成了家中的长子、长孙，特别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宠爱，甚至到了“娇生惯养，吃好的穿好的，非鱼即肉否则就不吃、不能受委屈的地步”。贺敏学出生时先天不足，经常患病，祖父和父母为此请来医生专门在家看护。为贺敏学，家中花费何止万金，由此得了个“二金仔”的绰号。

贺敏学从小就养成了少爷脾气，唯我独尊，任性顽皮。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温吐秀最怕的就是儿子在外面惹是生非。贺敏学进入学校后的一系列叛逆行为，让母亲担忧不已。

贺敏学十岁那年，离开私塾四教书院进入县城福音堂小学就读，这是一所由教士担任教员的基督教学校。贺敏学不满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又经常抗议学校所施行的神化与奴化教育，被校方视为大逆不道，宣布他违反了天意，得罪



了上帝，勒令他下跪祷告。贺敏学不理睬这套，宁愿离校回家也不忏悔。为使他不致荒废学业，父亲只好把他转到秀水小学念完初小。贺敏学十二岁考入高小，一次因校长无故处罚学生而打抱不平，发动全班同学起来反抗，由此被记小过一次。他心中不服，乃于翌年离校，转投邻县吉安阳明甲种商业中学就读。身在异地，但他拔刀相助、敢于反抗的性格依然故我。学校学监经常探听学生们的情况，向当局告发，学生们恨透了他。有次贺敏学想了个办法，约了数名同学，趁学监出来巡视时，从背后用一条床单把他的头罩住，你一拳我一脚地把他狠揍一通后，一哄而散。校方无法查出肇事者，那个学监在床上躺了几十天后，再也不敢在学校待下去了。后来，为了抗议反动的北洋政府卖国求荣，贺敏学还组织学生自治会，领导爱国学生签名，与学校当局据理力争，走上街头抵制洋货，呼吁民众不当亡国奴。为此，校方扬言要开除带头闹学潮的贺敏学。于是，在这所中学读了不到两年，贺敏学便又回到永新，转到禾川中学。

这天回家，贺敏学还未及回答母亲的问话，大妹妹贺子珍却抢先说开了：“哥哥的性格就是看不惯那些仗势欺人、胡作非为的家伙，他在外面打坏蛋做英雄才好哩！”

得知哥哥去了忠义潭，贺子珍和妹妹贺怡便责怪哥哥不带她们同去。贺敏学倒很有兄长样，对底下几个弟妹一向呵护有加。贺家兄妹在课余或假日里也曾结伴到忠义潭边踏青。

袁文才这段时间常到海天春，贺敏学父母对他多有照应，经常留他吃饭，还给他浆洗衣物铺盖。久而久之，连贺子珍、贺怡也同他以兄妹相称。温吐秀认为袁文才是过来人，比贺敏学见识多，也懂事，因此希望他能替自己说说话。谁知袁文才说：“现在皇帝都倒台了，婶母你也莫太封建了，你和大叔不是还送两个妹子上学，打破了‘只有男子中状元，哪有妇女中秀才’的鬼话嘛。”

说起送姐妹上学，除了母亲的开明、姐妹的力争，还与贺敏学的支持分不开。贺敏学七岁时，父亲就请了一位同宗老夫子到黄竹岭教私塾。当时的永新重男轻女思想尤其严重，从民谚“十个插花女，当不得一个癍子仔”就可知妇女的社会地位，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同桌吃饭，更甭说同窗读书了。因此，贺焕文虽然请来了私塾先生，却不愿意女儿跟着受教育。淘气是男孩子的天性，况且贺敏

学觉得读四书五经没劲,于是总要找借口溜出门找村里的小伙伴玩耍。父亲又气又急,打骂了几次也无济于事。考虑到私塾先生的学识水平有限,也为了给淘气的儿子换个新环境,贺焕文举家迁往永新县城。此时的永新,已开始兴办新学。贺敏学自己不爱读书,却再三鼓动父亲送妹妹们上学,这才让她们插班进了教会开办的福音堂小学,后转到秀水小学。

平时言语不多的袁文才,也只有与贺家兄妹在一起时,才无拘无束海阔天空聊个没完。每每这时,温吐秀便下厨去了。等忙完杂务的贺焕文也到了厅堂,晚饭便开始了。

贺焕文年逾四旬,家境殷实。贺家本是书香门第,因避世乱,才迁徙到黄竹岭这个与山外相隔的深山沟。由于祖父辈持家有方,家业逐渐兴盛。到贺焕文的父亲时,手头已积攒了一些钱,更可贵的是仍有一身书香。他对贺焕文、贺郁文兄弟俩,严字当头。由于父亲的严格,贺焕文自小就打下了国学根基,除吟诗作对之外,还写得一手好字,后来还捐了个举人,并被作为候选县丞,但走出黄竹岭到县衙后,所任却是刑门师爷。他为人正直、厚道,不仅看不惯官场中尔虞我诈、贪赃枉法的污秽场面,还不时帮人写写状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讼师。在开罪上司之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贺焕文一擢乌纱,连夜租了匹马带着妻子回到黄竹岭老家,自此躬耕陇亩,再无仕进之心。

贺焕文与温吐秀婚后,贺家人丁兴旺,育有长子敏学、次子敏仁、长女桂圆、次女银圆、小女仙圆。桂圆天生男儿志,读小学后,嫌名字太过娇嫩,自作主张改名自珍。也许是因为谐音所误及书写方便之故,桂圆却以子珍之名为世人所知。银圆改名贺懿,后又写作贺怡。这三姐妹的人生之路充满了艰险、动荡:仙圆十来岁即被反动派剜眼而诛,银圆不满四十岁抱憾西去,桂圆虽得以高寿善终,而其一一生所遭波折却最苦最烈。

1913年前后,贺焕文全家离开黄竹岭,再次来到县城。到县城开销大,温吐秀便考虑该如何维持今后的生计。在她的建议下,贺焕文和族伯兄弟在县城合伙开办了铁厂,温吐秀又在县城开了一间杂货店,生活渐见富裕。

但好景不长,一家人平静悠闲的生活没持续多久,就被一场意外的官司给搅乱了。贺敏学读高小那年,一农民拿着贺焕文帮写的状子,和无理与其争夺水



利的地主打起了官司。明明在理,却因地主贿赂官府而告输,这个农民被打入牢狱。贺焕文为该农民立保画押,把他保了出来。谁知这农民出狱后,因无法付清诉讼费,更害怕地主寻机报复,没几天就不辞而别远走他乡。该地主和县乡一帮豪绅借此机会打通衙门关节,把贺焕文抓进大牢顶罪,一关就是数月。

温吐秀为营救丈夫,只好变卖家产,付清了一笔数目不菲的赎金后才算了结。这场意外的牵连使贺家家道渐趋中落。接下来,随着南北军阀间的混战加剧,永新日见动荡。贺焕文担心家业做大更成劫掠目标,乃将自家开设的各店完全停办或退移。一年过后眼见无甚大事,为了不失去大家庭的场面,贺焕文在县城南门买了座三进的两层建筑,开了海天春这家茶馆,兼营饭馆和旅馆,并卖些日用小杂货。因经营有方,日子过得慢慢又滋润起来。贺敏学十六岁那年,祖父病逝,丧事办得过于铺张。接下来,贺家兄妹的教育负担日重,社会上的苛捐杂税以及大小军阀的敲诈掳掠也一日紧过一日,家境无法阻止地一步步趋于没落。家庭的变故,使贺敏学收起了顽劣的少爷作风,每逢寒暑假,少不得要带着弟妹们帮父母招揽料理生意。

袁文才和贺敏学成朋友后,便常往来于贺家。有次在贺家喝了点酒,谈及家庭遭土豪劣绅欺凌压榨尤其是妻子受辱自尽的种种悲惨往事,禁不住满腔愤慨,双眼噙泪,末了还借着酒意说:“天要绝人,人不能自绝,听说井冈山有几路马刀队,专干劫富济贫的活儿,等哪天真无路走了,我们大不了也上山当个绿林响马!”

贺焕文虽视袁文才为子侄,却觉得他的不少谈论离经叛道。袁文才告辞后,一声不吭的贺焕文便说起儿子来:“我看袁文才这人呀,虽是书生样,却也重情重义,但心有城府,眉宇间常隐杀气,总怕有朝一日要落草为寇,这点你可切莫相随,凡事只能择善而从。”贺敏学心不在焉地答应着。

“惹是生非”的“二金仔”

虽有父亲忠告,贺敏学却一点也没疏远袁文才,两人依旧打得火热。针对永新黑暗的社会现实,两人还计划一同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此事因袁文才的父亲病重不治而作罢。

袁文才是在1921年底接到父亲病危口信的。他回宁冈前特地和贺敏学告别,神色黯然:“敏学弟,家父半年前就报过危,这次恐怕是撑不下去了。父亲真要是死了,我也没法再读书了。你努力完成学业,日后自有大用。”

贺敏学安慰着袁文才,并送他上路。袁文才最后喟然长叹道:“眼下社会黑暗,豺狼当道,民不聊生,我这次回去,若不堪豪绅欺压,也只有走逼上梁山这条路了,我们后会有期。”

袁文才这一去,果然再没回学校。不久,他托人给贺敏学捎来书信,言父病亡后,家中经济拮据,不得不中途辍学,最后道了声珍重。贺敏学本来就不太喜欢读书,袁文才一走,更觉无趣味。社会就像樊笼,他不甘受其束缚,更不想压抑自己,一心想打破它。这期间,校园内突发的一件事,深深触动了他的反抗神经。

一天,贺敏学和几位师生正在打球,突然闯进数名兵痞,气势汹汹地叫嚷着让师生们滚蛋,把球场让给他们。师生们不答应,他们就动手打人,还破坏了一些设施。贺敏学哪咽得下这口恶气,立即回头组织起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和兵痞们对打起来。打斗中双方互有受伤,但最终还是兵痞们不敌,丢下“等着瞧”几个字落荒而逃。

很快,这帮兵痞就又纠集人马前来报复,贺敏学集合了部分进步学生前往应战。双方各占据一块地盘,摆开阵势搞械斗。后来,经校方与其他相关人物出面谈判,驻军也自知理亏,担心激起民愤,事情才告结束。

谁知,贺敏学并不满意这样的结局,认为军阀无理,私闯校园已是不对,还先动手打人,破坏学校教学设施,理应道歉赔偿才是。不久,贺敏学在县城又点起了一把火。事情缘于一位同学无端受诬告。原告虽没理由,但他贿赂了县官,口气狂妄得很,弄得该同学不敢前去县衙参加开庭审判。已被视为禾川中学学生领袖的贺敏学闻讯,立即给他打气,并组织三十多位同学护送他一同到县衙。贺敏学还事先做了布置,他自己参加旁听,而让同来的同学分布在审堂外,等候县长处理结果,见机行事。不出所料,吃了贿赂的县长喝令将该同学扣押。贺敏学见状,急忙按预定方案喊了声口号,门外的三十多位同学立时冲入审堂,高呼“打倒贪官”的口号,阻止衙门关押该同学。县长被弄得目瞪口呆,最后见无法阻止,只好宣布该同学无罪释放。接着,贺敏学又率大伙儿欢天喜地护送该



同学回家。

贺焕文、温吐秀夫妇原指望贺敏学为贺家延续书香，光耀门庭，岂料他生来顽皮好动，读书长进不大。一天晚上，贺敏学从禾川中学放学回来，把两个妹妹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告诉你们，我的同学袁文才进了马刀队，在井冈山落草了。”

马刀队是前几年在井冈山兴起的农民武装，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专找土豪劣绅开刀。贺敏学对马刀队一时充满了幻想，觉得连袁文才都参加马刀队，看来这该是支不错的队伍。

就在贺敏学对读书越发觉得没意思之时，偶发的一件事使他有了正当理由违背父母夙愿，放弃学业。

那天是个假日，贺家像往常一样，招揽八方来客。晌午时分，来了两个兵痞，点了酒菜后猛喝起来。他们瞧见温吐秀颇有姿色，其中一个竟动起手脚来。在旁边做事的贺敏学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怒火勃起，二话没说，伸手操起茶炉上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子，猛地朝兵痞的屁股捅去，痛得兵痞抱头鼠窜出了店门。

贺焕文、温吐秀知道兵痞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忙劝儿子速速离家，免染祸端。贺敏学也感到事情有点不可收拾了，胡乱地拎了两件换洗衣服，连夜到黄竹岭老家避祸。果然不出所料，贺敏学离开不久，那两个兵痞就带着几个人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见贺敏学跑了，兵痞们便把店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还扬言：“抓到小杂种，要打断他的手足！”后来，贺焕文夫妇通过熟人求情，给两个兵痞赔了医药费，说了许多好话，并送去一百个袁大头，这件事才算平息了。

贺敏学赖在叔父家，不想回学校读书了，表示要学一门手艺。父亲和叔父拗不过他，只好让他跟老家的一位篾匠师傅学织篾。但不过个把月，新鲜感一过，贺敏学就又厌烦起来，觉得织篾这活计太枯燥无味，也太没出息，七尺男儿应在年轻时干一番事业。

贺焕文得悉此事，心里着急，特地赶到老家劝说：“你学业无成，又不想学手艺，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贺敏学也不做争辩，任父亲说教完毕，才说：“学非所思，故而倦怠。”贺焕文便问：“你究竟想干什么？”贺敏学这才道出想拜师习武

的愿望,并陈述理由:“眼下世道无宁,恶人横行,学点武艺,小可强身健体,中可防身护家,大可保国卫民。”还说自己已物色到了一位老武林。

叫儿子整日与篾刀为伴,实在也有违贺焕文的初衷。咀嚼着儿子掷地有声的话,他最终首肯了。

贺敏学物色到的武师姓龙,四十开外,出身武林世家。贺敏学起早贪黑潜心苦练,读书无甚长进的他,对练武却有股灵性和悟性。不出一年,贺敏学就出师了,但空怀一身武艺,却找不到施展的地方。父亲怕他闲下来要闹事,便将他送到自家参股的钱庄(兼铁矿公司)当学徒,以学习管理经验。贺敏学对这份工作不感兴趣,在“好男不打铁”的思想作怪下,他越干越觉得委屈。在钱庄待了不到一年,他就开小差撒手不干了。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贺敏学吃惊地发现,一段时间没上街,街上宣传革命的标语多了,妇女剪发放足的也多了。直到有一天,当他知道,这些不少是妹妹贺子珍和贺怡一同倡导的结果,不禁大吃一惊。以前,他见妹妹们剪发,还以为是跟潮流赶时髦呢,哪知这却是她们的主张,而且她们还是永新第一批剪发的姑娘。很快,妹妹们的行为被父母视为出格,对她们采取了严格管制,母亲还生气地对贺敏学说:“你得管管你这两个妹妹,你难道想看她们闹翻天?”

贺敏学便煞有介事地问妹妹们为何鼓动人家剪发。贺子珍回答:“剪发既省时间又卫生,有钱人的脑壳上佩金戴银,穷人没有金银戴,有的连发网子都买不起,何不剪了?”听贺子珍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理由,贺敏学觉得有理,很快就站在了妹妹们这一边,同情并支持她们。有哥哥的支持,贺子珍、贺怡的胆子更大了,她们手擎小纸旗,号召妇女剪发、放脚,抵制包办婚姻,反对虐待妇女等。在贺家姐妹的带动下,永新妇女的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各种闲言碎语也像风一般飞来荡去,贺焕文、温吐秀可受不了了。一次,姐妹俩从学校回来,夫妇俩先盘问后劝说,但没有效果,贺敏学还在一旁帮助妹妹们说话。联想到儿子抗拒包办婚姻一事,贺焕文忍不住骂了儿子几句。

也许话说重了些,无意中伤害了贺敏学那与生俱来敏感而强烈的自尊心。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压抑,激愤之下,十八岁的贺敏学迈出了离家远走的第一步。



怀着一颗要闯荡大世界的雄心,贺敏学最后跑到了省城南昌。一路下来,他听到了永新城以外的许多国家大事。在这些消息中,最使他感兴趣的莫过于国共合作和创办黄埔军校。他想投军,但实在不情愿再踏进学校的门槛。他在南昌彷徨之中,兼做些零星短工,以养活自己。为使父母亲不至于挂念,他还给家里写了信。

正处于苦闷中的贺敏学,很快收到了父亲的回信,让他在南昌找其挚友龙裕海帮忙。经龙裕海介绍,1925年7月,贺敏学投考了南昌军官子弟学校,成了该校的一名新生。在南昌军官子弟学校,他竟然碰到了前来秘密搞学生运动的旧日同学和校友刘作述、欧阳洛。同是永新人,他们对贺敏学当然是了解的,向贺敏学宣传起国民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来。这时贺敏学才知,欧阳洛前几年就已来南昌,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刘作述则由吉安省立第七师范转来南昌,两人都已是国民党党员了。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敏学抱着火热的爱国激情毅然加入了国民党。

这时正处北伐的前夜,欧阳洛、刘作述不久就离开省城回永新、吉安一带策应北伐战争。1926年暑假,贺敏学也回到了永新。他经常与欧阳洛、刘作述接触,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成为革命积极分子。使他意想不到的,贺子珍、贺怡姐妹俩的思想比以前更活跃,也更激进了。她们不仅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还公开喊“打倒军阀”的口号。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进展顺利,8月抵达与永新毗邻的湖南省境。看到时局要变,贺敏学也不再回南昌军官子弟学校了,留下来协助欧阳洛、刘作述工作。他们很快就与北伐军取得联系,请求发兵永新。北伐军慨然应诺,于9月中旬(中秋前夕)由茶陵经莲花进入永新境内。贺敏学跟随欧阳洛等人相迎,并引导北伐军直冲军阀控制的县衙,赶走了盘踞永新的军阀孙传芳所部。伪县长见大势已去,带着搜括来的钱财和一群土豪劣绅随同潜逃吉安。

永新百姓热烈欢迎革命军的到来,第二天还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贺敏学登上了主席台,贺子珍还代表永新妇女讲了话,并呼起了“打倒列强”的口号。

永新光复后,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设常务委员会,主席周继颐,副主席欧阳洛。贺敏学由于表现突出,被选为县党部常务委员、商民部部长。为了

维护革命秩序,严防土豪劣绅破坏,中共永新秘密支部又组织了工农武装,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贺敏学担任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农民自卫军用缴获县衙的数十支枪和一批大刀、梭镖武装自己。县党部还设立了妇女部,由贺子珍任妇女部部长,贺怡任副部长。姐妹俩和哥哥一样,积极领导工农开展政治、经济上的斗争,并进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陋习的工作。贺家兄妹们在永新一时传为美谈,被称为“永新三贺”、“贺家三兄妹”。

这下贺焕文、温吐秀夫妇可就急坏了!他们见北伐军在永新停留三天后,即向安福、吉安开拔,不免担心军阀复辟,劝说儿女们不要过多抛头露面,更不要参加革命党。见劝说无效,他们一气之下便将三兄妹反锁在楼上,免得出去惹事闯祸。然而,区区一把锁怎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有一身功夫的贺敏学打开屋顶的天窗,从里面爬了出去,接着,又帮助两个妹妹逃出来。兄妹三人联合起来和父母斗争,终于争取到了参加革命活动的自由。

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后,贺敏学因处处与邪恶势力作对,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在国民党阵营里出现了不同声音,他的所作所为已明显引起以周继颐为首的县党部右派的强烈不满。

十头牛也拉不回

贺敏学感到在国民党内没有政治前途,一次忍不住向县党部副书记兼行政临时委员会委员长欧阳洛和县党部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刘作述发起了牢骚:“这样下去,倒不如去参加马刀队来得痛快,劫富济贫,除恶扬善!”欧阳洛、刘作述不失时机地劝导他:“马刀队也只能痛快一时,来时确能震慑一下地主老财,但走后,穷人们还来不及扬眉吐气,却又要遭殃了,靠马刀队是救不了穷人的。而且,不少马刀队打的还是自己的算盘,劫富不济贫,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贺敏学觉得他们讲得有道理。

欧阳洛、刘作述在时机成熟后,与贺敏学谈起了共产主义主张,并不时借一些马列书籍给他看。贺敏学在他们的引导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并知道了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早在两年前就已是共产党员了,而且,欧阳洛在南昌时还与方志敏等发起成立了列宁主义研究会。他们受党指示加入国民党,先介绍贺敏学加